



省登字◇主编

中 国 最 具 影 响 力

童话大奖全集

蓝色月光卷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省登字◇主编

中国最具影响力
童话大奖全集

蓝色月光卷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

童年之巷 / 赵 菱	001
熊的写生簿 / 两色风景	013
赶在落雪之前 / 潘云贵	020
葵花灯笼子 / 吉葡乐	032
跳跳鱼的鞋 / 余 雷	040
香香粥 / 闫耀明	058
狸子的排档 / 米吉卡	066
豌豆花姑娘 / 毛云尔	075
冥想之歌 / 梁慧玲	091
不死鸟 / 李秋沅	100
像大脚怪一样 / 王璐琪	105
纸月亮 / 李浚丰	113
和山妖一起数星星 / 顾 鹰	123
猴子的小鱼日记 / 龚房芳	132
蔷薇妹子 / 高巧林	139
熊的梦 / 陈诗哥	148





童年之巷

赵 菱

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在《儿童文学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、《读友》、《南风》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作品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黛绿色的好时光》。曾获冰心儿童文学佳作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。系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。

有一天晚上小白放学回家，没有走以前的老路线，她摸出两个硬币，投到公共汽车上的梯形铁盒子里，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。

车上人很多。一个鼻子像香肠一样红的胖女人使劲地晃着身体，推搡着周围的人，为让自己站得更舒服些。小白默默地看了她一眼，她正在有滋有味地舔梅花糕上的一颗青梅子，舌头伸得长长的。小白想，如果我会魔法就好了，随手一指，就把她变成……

她晃晃脑袋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开。今天老师还当场

把她拎起来，几乎要敲着她的脑门问她：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知不知道我讲到哪儿了？”那时候她的确正在开小差，如果把一支铅笔插到泥土里，浇上苹果汁，那么它会不会发芽呢？说不定能长出一棵铅笔树，这样我上图画课时就不需要买铅笔了，从树上摘一支就行……

窗外闪过一块块颜色鲜艳的广告牌，灯光像五彩的泉水一样从这个字流向那个字。小白情绪很低落，她背着一个形状既像蜜蜂又像一只熟睡的猫的书包，在最后一站下了车。四周很陌生，她从来没来过这里。但她没有犹豫，顺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了进去。

地上很湿很黑，仿佛刚下过一场雨，水洼里还漂浮着落下来的树叶，正滴溜溜地旋转。冬天的气息早就席卷了整座城市，落叶已经开始发黄发脆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路两旁有一些小小的蘑菇形商店，有的黑乎乎的，有的从里面透出一线绿色的灯光，像突然走进了沼泽地似的。在童话里，只有女巫才会点这样的灯。

小白精神大振，起劲地往小巷深处走去。“滋滋滋……”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，她加快脚步走过去，哈！原来是一个爆玉米花的人，他身材高大，穿着黑色的棉衣，戴着一顶毛线编织的兔耳帽，连耳朵都盖得严严实实。他正弯着腰把一搪瓷缸玉米倒进乌黑的铁制容器里，那容器看起来就像一只大肚皮的鸭子，把玉米吞进去，下面的木炭“轰”地一声燃烧起来，一朵朵灼热的火花盛开了，给“鸭子”的大肚皮加热。



老人坐在马扎上，不紧不慢地摇着“鸭子”手柄，每摇一下，木炭的火花就盛开得更娇艳一些。手柄上还有一个透明的表，是用来掌握火候的。那只表看上去已经很旧了，周围缠着一圈白胶带，还用绿色的墨水写着奇怪的字母。

小白蹲下来，饶有兴致地看着。木炭燃烧时发出轻微的劈啪声，每闪动一下，小白就觉得从一朵火花里蹦出一头奇妙的小动物，眨着温和的眼睛望着她。她想得出了神，直到老人带着笑意说：

“小姑娘，玉米们现在都穿上雪白的泡泡裙啦，迫不及待地想出来看一看呢！我现在要放礼炮欢迎她们了，捂住耳朵，别震着你喽！”

小白咧开嘴巴开心地笑了。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么动听的话。她想，如果是其他大人在场，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提醒她：“玉米要炸开了，快点捂着耳朵，不然会震聋的！”

“通”的一声，一股香甜的热浪扑过来，那个细长的黑口袋里涌满了穿白泡泡裙的玉米花姑娘。老人掏出一根用松木做的烟斗，里面装了乌油油的烟丝，就着木炭的火花点燃，美美地吸了一口。

“快点把爆米花装起来吧，不然热气会把她们打湿的。”小白仰起头看着爆玉米花的老人，他有一双非常温和的黑眼睛，在这样冷的冬夜里让人看了不禁心头一暖。

“呵呵，你对爆米花了解得还真不少，有的孩子恐怕连玉米都没见过呢——现在用这种古老的方法爆玉米的人很少了吧？”



“是啊，我们学校门口爆玉米花的阿姨都是用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铁盒子，放进去玉米和奶油，用手握着摇把摇啊摇的，然后爆好的奶油玉米花就从另一个出口冒出来了。可是我不喜欢吃那种，虽然很甜，但是嚼起来很硬，艮牙齿。”

这时，从小巷深处远远地跑过来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，它有一个特别湿润的小鼻子，粉红发亮。小狗跑到小白面前，仰起头看她，墨黑的眼珠像两汪流动的水银。

小白忽然惊喜地喊起来：“啊，是马儿子！是马儿子！”她高兴地把小狗抱在膝盖上，小狗好像和她很熟悉，哼唧着在她脖子上蹭来蹭去。

“是您吗？爆玉米花的童爷爷？真的是您吗？”小白抱着小狗，转过身来怯生生地看着老人。老人微笑着抬起头，他的左耳朵上有一颗软软的肉瘤，听说那叫“拴马桩”，是有福气的人才有的。一点也不错，就是当年那位爆玉米花的童爷爷，会讲绿腿子青蛙和花腿子蛤蟆在草丛里举行婚礼的童爷爷，他肚子里的故事就像他爆出的玉米花一样又甜又脆，让人听了终生不忘。

“真的是您！童爷爷！这是您的马儿子吧？它还是像以前一样可爱！这么多年了，简直一点都没变！童爷爷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叫小白，以前您经常在我外婆家门前爆玉米花，外婆总会特意为您烙薄薄的葱花油饼，我最爱和马儿子玩，您说它就是您的儿子，比马还机灵还忠实的儿子……您还记得吗？童爷爷！”

老人一直微笑着，点着头：“是有这么回事，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




他的声音厚厚的，暖暖的，像一朵夏天的暖云，缓缓地飘了过来。

“是的，春天您就坐在我们门前的老槐树下，树上开满了洁白的槐花，那种香气特别淡雅……”小白的眼睛霎时就湿了，她抽动了一下鼻子，眼睛里飘起回忆的雾霭，“我爬到树上去摘槐花，摘下来洗干净，拌上面粉放在笊子上蒸，特别清甜可口。我记得那天我端着一个盛满蒸槐花饭的大碗兴高采烈地给您送去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您第一次没打招呼就走了，马儿子也不见了，连地上的炭灰都扫得干干净净，似乎从来没有人在这里爆过玉米花似的。我在树下呆呆地站了很久很久，直到槐花饭都冷透了，直到树上的鸟儿都躲躲闪闪地飞回巢里了，直到外婆把我抱回家，我才哇地一声哭出声来……”

童爷爷慈爱地看着小白：她的长睫毛上湿漉漉的，眸子却闪烁着明亮的光彩。

“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见过您和马儿子。直到我慢慢长大，离开了乡下外婆家，到城里来上学。我承认，在这期间，我每天都为学习忙碌着。您知道，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我老是爱发呆，每个老师都这么说，说不知道我的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总之，我学习不好，在学校里是最沉默的学生，哪怕一连几天不去上学，大家也不会觉得缺少了什么。是的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。童爷爷，你见过那么多孩子，一定不会记得我了，因为我……这么不优秀，这么笨。”

小白哭了起来，像个小孩子那样哽哽咽咽地哭起来。她自己



也觉得奇怪，怎么会这么大声地哭出来呢？自从她觉得自己长大后，痛哭时就再也没发出过声音——黑夜里的被窝就是一个优良的消声器。

童爷爷不说话，只是用夏天的云朵一样的眼神看着她，听她说下去。

“我总是幻想着会有另外一个世界，比如一片绿色的沼泽地，有一所女巫学校，学功课就只需要幻想就能学得很棒——我想，爱幻想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情吧？在女巫学校里我就能如鱼得水了……童爷爷，您不会笑话我吧？”

童爷爷笑了：“我当然记得你，小白。听故事的时候，再没有第二个人比你的眼神更专注了。你非但一点都不笨，还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。”

小白用含着泪珠的眼睛，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：“可是，我连最简单的算术题都算得颠三倒四的……”

“这与算术没关系。”童爷爷亲切地望着她，“孩子，你小时候有过什么奇怪的幻想？告诉我。”

小白咬了咬嘴唇，说：“我们这边气温低，我只在水果店里买过香蕉，从来没见过香蕉树是什么样子。我总是想，如果突然从地上冒出一棵棵香蕉树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像猴子一样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，蹦来跳去地摘香蕉吃。”

“没问题，孩子。”童爷爷把那只鸭子手柄轻轻转动了一下，神奇的绿色字母忽然发出绿莹莹的光芒，“你要的香蕉树来了！”





别吃太多哦，会肚子疼的。”

真令人难以置信！从小白脚下所站的土地四周冒出了一棵棵绿芽，像一股股柔软的绿烟，随即就舒展开了阔大绿叶子，在树的枝叶间，逐渐抽出了金灿灿的香蕉，香蕉树和香蕉一起散发出来的香气简直比玫瑰花还浓郁。

小白顾不上吃惊就扳着一根柔软的枝干爬了上去。啊，这就是她童年时一直渴望看到的香蕉树啊，就像想象中那样芬芳！

最奇妙的是，她看到树的顶端安静地坐着一只金色的小猴子，眨着两只琥珀色的眼睛，嘴角弯弯地冲她微笑。小白忽然想起来了，这只猴子形的陶瓷储蓄罐是她童年时唯一的玩伴，她把积攒的硬币一枚枚塞到它肚子里，晚上抱着它才能睡得格外踏实。有一天，小白抱着它正给美人蕉浇水，外婆喊她，她就顺手把它放在花盆边上，边答应着边往屋里跑。没跑两步，听到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她的心一跳，慢慢回过头来，看到她最好的伙伴，在地上跌成了一堆伤心的碎片……从此，她再也没办法像爱小猴子那样爱第二个玩具。

小白两眼湿润地看着小猴子，它缓缓滑下来，蹲到她膝盖上，让她像以前一样抚摸它桃子样的小脑袋。它微笑着开了口：“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，虽然你从来不说。其实我一直都活在你的回忆里，只要你想念我，就永远不会失去我。”

小白紧紧拥抱它，紧紧地。她一根香蕉也没摘，只是和小猴子并肩坐着，把脸贴在那有点刺人的香蕉叶子上，心底升起一种



温柔得想哭的感觉。

“为什么你不吃香蕉呢？”童爷爷看着从树上慢慢滑下来的小白，有点困惑。

“哦哦，我只要看一看，闻一闻，感受一下手指抚摸在叶片上是什么感觉就够了。”小白眼前浮现出小猴子最后的笑容，她想，是的，我永远不会失去你的。

“呵呵呵，和你这样单纯的孩子在一起真是愉快！你那时候还幻想过什么呢？”

“哦，我想，如果我能变得像啄木鸟一样小，就能爬到那棵老桐树的顶端，到啄木鸟的家里去看看它们是怎么生活的。”

“哦，以前我们家屋后有一片桃树林，每到桃花盛开的时节，不知道从哪里就会飞来一群羽毛洁白的鸟儿，它们似乎没有家，把桃树干里的食心虫啄去后就飞走了。我总想去看看它们。”

“好的。”童爷爷又转动了一下鸭子手柄，绿色字母刚发出光芒来，那片碧绿的桃树林就出现在小白眼前了。

小白的身体忽然变得很轻盈，她抱着一棵桃树的树干，毫不费劲地“哧溜”一下就爬了上去。双脚刚落到一根树干上，小白就听到一种仿佛山泉奔流的叮咚声从自己脚下传了出来。她低头一看，那群洁白的鸟儿正各自站在一片桃叶上，桃叶变成了琴键的模样，它们用鲜红的脚爪兴致勃勃地踏在上面，踩出妙不可言的曲子来。小白甚至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透明的音符在空中轻轻飘扬，飘到空中变成了曼妙的云，天空飘满了音符变成的云，



整个世界都荡漾起若有若无的音乐声。

小白记起来了，这是她小时候画过的那幅画。美术老师让画一幅题为“春天来了”的画，她兴冲冲地这样画了，结果得了个“丁”，因为画面过于古怪，而且没有画河里的冰融化，也没画柳树发芽。从那时起，小白的画就再没得过“甲”。

小白痴痴地看着飞扬在空中的音符，鸟儿们已经停止了演奏，领头的鸟儿轻盈地飞过来，递给她一朵桃花，“我们都很喜欢音乐，喜欢你给我们的这种浪漫生活，谢谢你。这是我们一起用桃木啄成的，有真正的桃花香味，你可以挂在脖子上。”小白惊喜地接过来，看着那些鸟儿像云朵一样飞到天空中去了。

小白的脚一挨地，那片桃树林就消失在了云端，她还是出神地仰头看着，想着她童年的那幅画。

“孩子，你还想看什么呢？”童爷爷把马儿子抱在怀里，笑呵呵地看着她。

“我……我现在太兴奋了，一时想不出来了。”小白不好意思地笑着，“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您可以实现我童年时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呢？”

童爷爷好像早就知道她会这么问似的，招手让她过来看鸭子手柄：“孩子，你看。”童爷爷指着白胶带上那些绿色的字母。小白仔细一看，噢，原来是汉语拼音啊！“tong nian zhi xiang”。

“童年之巷？”小白迷惑不解地看着童爷爷。



“是的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之巷，保存着最难忘的童年回忆。只是，当有些人慢慢长大后，也就渐渐遗忘了自己的童年，甚至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当过小孩似的，这些人也就永远地丢失了他们的童年之巷。”

“那，这是我的童年之巷吗？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枯黄的落叶，这么多雨水呢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你是个忧郁的小姑娘，你有太多的困惑，这些困惑就像这冬天冷湿的天气一样，不过没关系，过了今晚，你就是一个最快乐的孩子了——所有到过自己童年之巷的孩子都会成为最幸福最幸运的孩子。”

“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回到过他们的童年之巷？您都满足他们的幻想了吗？”

童爷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没有。许许多多年来，我一直穿梭在每个孩子的童年里，在每个人的童年之巷里等候着，可是，距上一个回到这里来的孩子和你之间，已经隔了上百年。”

小白的心颤了一下，上百年，这是一个漫长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时间啊。

童爷爷开始动手收拾地上的黑口袋、鸭子容器和爆开了的玉米花。马儿子伸出前爪握了握小白的手，在她额头上温柔地亲了一下。小白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
“童爷爷，今天我所遇到的一切，包括您和马儿子，都是真的吗？”小白在心底轻轻说。



“是的，孩子，这是真实的。”童爷爷笑了，他能猜出她心中的每一个疑问。

小白鼓起勇气说出了她的最后一个幻想：“您知道，从来都没有人夸奖过我，我好像天生就是个很笨的、没有任何优点的小孩……”她难过地低下头去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，“我想让大家夸我一次，哪怕只有一次……”

童爷爷开心地笑起来：“傻孩子，以后你听到的夸奖当然不会只有一次……孩子，你就耐心地等待吧，以后，再没有其他人比你得到的幸运之光更多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小白睁大了她那双大大的清澈的眼睛。

“你只需要把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写下来就成啦！再见了，亲爱的孩子！”童爷爷的声音远远地消失在了云朵深处。

一阵只属于春天的温暖的风吹了过来，仿佛最轻柔的蜻蜓的翅膀。最后一班16路公交车开来了，小白发现自己正站在站牌旁，16路车正是开往她家的那一班。她摸摸口袋，已经没有硬币了，但多了一个硬硬的东西，她掏出来一看，是一朵散发着真正的桃花香味的木制桃花。

是有这么回事。

小白想起童爷爷说的那句使她眼睛湿润的话来。于是她吹着没有曲调的口哨，跳跃着往家里走去，心里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踏实和安宁。





熊的写生簿

两色风景

原名黄振寰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，主攻方向为童话、幻想小说。2007年至今，已在《故事大王》、《儿童文学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童话世界》等全国百余家儿童文学刊物发表童话、校园小说、幻想小说逾千篇。曾获台湾牧笛童话奖，童话集《神奇小子毛卡卡》获首届蒲公英儿童文学优秀奖。

我是一名伐木工人，因为工作需要，经常要到山里去。

我就是这样认识了他，一头总是坐在树墩上写生的熊。

在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通常都会跑得远远的。不论是电锯运行时的嗡嗡声，还是大树轰然倒地时的巨响，都不是小动物们喜欢听见的。

可是这头熊不一样，他总是很平静地出现在距离我们最近的

地方，轻轻地在写生簿上写着什么。

次数多了，我产生了好奇心，一次休息的时候，我走近了那头熊。

“你好。”我说，“可以让我看看你的写生簿吗？”

熊显得有点局促，他慌张了一会儿，但还是把写生簿递给了我。

我翻开第一页，是一棵树。

一棵高大的树。枝繁叶茂，根深蒂固。我不得不对熊的画功表示赞叹，他竟能将这棵树的每根枝桠、每片树叶都描绘得栩栩如生。

我翻开第二页，又是一棵树。

跟刚才的那棵树稍有不同，这次是一棵较为矮小的树。它的树冠就像一顶礼帽，树干也像是弯曲的手臂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滑稽的绅士。

翻开第三页，还是树。

我索性翻开了第四页，第五页，第六页……清一色都是树，有些已经上了颜色，有些还没有。它们的共同特征，就是宛如照片一样逼真。

“你怎么不画点儿别的？”我忍不住问熊，“你画得这样好，完全可以画画树以外的东西嘛。”

熊轻轻地摇摇头。

同事叫我开工了，休息时间结束了。